

元槧豫章先生文集



四庫書目豫章文集十七卷宋羅從彥撰元
曹道振編首列經解一卷有錄無書次遵堯
錄八卷集二程楊龜山語錄一卷雜著二卷
詩一卷附錄三卷外集一卷實十六卷四庫
所收即此本也又見吾邑鐫氏嘉蔭移感書
有前明豐城熊氏知本堂槧本前序紀刻於
萬曆己酉結銜列福建按察司提督學校
僉事後學熊尚文重校正後增延平府沙
縣知縣錫山倪峻重脩豫章羅先生祠

堂記它皆與此本同道光六年歲在柔北
閏茂相月下漸祀南識

萬里心西... 自南即豐... 吾道南矣言若... 業歸程子歎曰... 昔龜山楊文靖公... 豫章先生文集序

豫章先生文集序



昔龜山楊文靖公從程夫子于河南卒
業歸程子歎曰吾道南矣言若是其
樂也果前知乎哉龜山既南其傳則豫章
羅先生一人而已豫章羅先生傳延平
李先生李傳齊國朱文公聖人之道於
是乎大明于天下程子之嘆其有開之
先歟先生上承程楊二賢之傳下傳李
宗二賢為天下正學之宗於前後相遠

之時居中為傳統之會斯道之寄誠重
矣澄心默坐體認天理之功其精實已
乎潛思力行任重詣極知者雖鮮而宗
傳之統至先生切要精確愈久而彌章
何程子前知之明邪先生之志在遵堯
錄一書一祖三宗之謨烈名臣十賢之
公忠行釋之所發辨微之所明誠一代
之大法君天下之軌範也別錄一卷乃
二賢斥小人之論皆實諸鬼神而無疑

者議論要語如法律之嚴見先生之學
不徒空言詩文皆發其自得之趣春秋
指歸序推明伊川之意得聖人約修之
本惜其書與首卷諸目俱亡何學者之
不幸也觀附錄儒先所稱述惟悵惋耳
即今所存而求之必有得其傳於文辭
之表者矣然為朱子之學萬殊一貫體
用一原行之以仁恕充之以廣大苟不
究其師傅之統惡克底夫精實之極於

先生二十二歲

元符元年戊寅

先生二十七歲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

先生三十歲

大觀元年丁亥

政和元年辛卯

先生四十歲

二年壬辰

先生四十一歲始受學于龜山楊先生之門

按龜山年譜是年赴蒲山知縣延平羅仲素來學自公始得伊洛之學歸倡東南從游之士肩摩袂屬慨得羅仲素遂語以心傳之秘於是公之止學益顯於世時公年六十

六年丙申

先生四十五歲郡人李侗始受學其門

生上先生書幸得聞先生長者之風十年于今二十有四歲矣延平先生歿於隆興元年癸未年七十一以是知是年受學

七年丁酉

先生四十六歲見楊先生于毗陵

按先生春經和歲在丁酉余從龜山先生于毗陵按學經年盡遺復得其書以歸惟春秋傳未之復觀也

重和元年戊戌

先生四十七歲自京師歸鄉

按羅新題龜山中庸義纂戊戌年五月余與仲素伯思自京師歸鄉又按先生春秋指歸序宣和之初自輦下趨郊野疑宣字當作重

宣和元年己亥

先生四十八歲

六年甲辰

先生五十三歲作韋齋記

按韋齋記宣和癸卯朱喬年得九溪

欽宗靖康元年丙午

先生五十五歲遵堯錄成

高宗建炎元年丁未

先生五十六歲

紹興元年辛亥

先生六十歲

二年壬子

先生六十一歲以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

按先生行實及延平志沙陽志皆云晚以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胡文定公答先生書

亦稱主簿足下惟石公載誌先生八月上下

以郡守周縮之命領袖諸生行釋菜禮見石

公轍誌

五年乙卯

先生歿

按先生行實及沙陽志皆云先生卒于官子數叙早歿不得歸者數年

族入羅友為惠州判官遣人持護以歸至汀州遇草寇竊發遂寄旅于郡之開元寺又數

年其門人李愿中始為歸葬于本郡羅源黃

溪坑之原然先生族弟華題先生集二程語

寧宗嘉定六年癸酉

郡守劉允濟繳進遵堯錄乞賜諡又得先生

墓於荆榛之中為修整立石以表道架亭以

行祀命教授方大琮率諸生致祭給官田計

米一十二石一斗六升

內以六石輸季中為祀事之費餘以給守

真者每歲寒食發棧奉
諸生備牲幣及小墓下

理宗淳祐六年丙午

楊棟奏請謚

七年丁未

賜謚文質

先生著述最多兵火之餘僅存什一於千
百世所共見者郡人許源所刊遺藁五卷
而已道振不揆淺陋嘗欲搜訪爲文集其
年月可考則繫以爲年譜久之弗就邑人
吳紹宗蓋嘗有志於是近得其藁乃加叙
次釐爲一十三卷附錄三卷外集一卷年
譜一卷凡一十八卷先生五世孫天澤遂
錄梓以壽其傳因識其搜槩于此若夫訂
其誤而補其遺不無望於君子也至正三
年歲在癸未二月甲子延平沙邑曹道振
謹識

歐章羅先生文集目錄

卷第一

經解

詩解闕

春秋解闕

春秋指歸闕

春秋釋例闕

語孟師說闕

中庸說闕

卷第二

集錄

遵堯錄序

遵堯錄一 太祖

卷第三

集錄

遵堯錄二太宗

卷第四

集錄

遵堯錄三真宗

卷第五

集錄

遵堯錄四仁宗

卷第六

集錄

遵堯錄五李沆

卷第七

寇準

王旦

王曾

集錄

遵堯錄六 杜衍

韓琦

范仲淹

富弼

卷第八

集錄

遵堯錄七司馬光

程顥

卷第九

集錄

遵堯錄別錄一司馬光論王安石

陳瓘論蔡京

台衡錄闕

按遵堯先生所著有台衡錄今不存

卷第十

集錄

二程先生語錄

龜山先生語錄

卷第十一

雜著

議論要語

卷第十二

雜著

春秋指歸序

章齋記

誨子姪文

與陳默堂書

卷第十三

詩

觀書有感

自警

示書生

頌樂齋

邀月臺

送南劍王守

勉李愿中五首

自述

題一鉢庵

挽吉溪吳助教二首

頌樂亭用陳默堂韻

寄傲軒用陳默堂韻

濯纓亭用陳默堂韻

靜亭

送延年

再用韻送延年

和延年岩桂

題德士退庵

賀田溪張公遷居

和張公叙別

寄子靜長篇關

白雲亭關

獨寐龕關

寄傲軒關

卷第十四

附錄上

事實 即行實

問答

諸儒議論

卷第十五

附錄中

繳進遵堯錄狀

貼黃

貼黃

請論羅李二先生狀

謚議

覆謚議

謚告

卷第十六

劉允濟

前人

前人

揚棟

陳協

周坦

附錄下

見羅先生書

答羅仲素書

答羅仲素書

語孟師說跋

章齋記跋

題集二程語孟解卷後

題義恩祠壁

書議論要語卷後

題羅仲素顏樂亭

題羅仲素寄傲軒

題羅仲素濯纓亭

上舍辭歸

李侗延平先生

胡安國字康侯

陳淵

陳淵

石曼卿

羅革

盛才

羅博文

陳淵

陳淵

陳淵

李延年

和羅仲素寄子靜長篇

豫章先生遺藁序

二

豫章先生遺藁序跋

二

三

四

卷第十七

外集

延平書院誌

誌釋菜事

燎黃祝文

祭文

陳淵

胡清獻

馮夢得

黃大任

宋遇

教授劉將孫

經歷揭祐民

教授石公轍

通判丁鎔

劔守劉允濟

石公轍

高斯得

李侗 延平

前人

與教授公書

又小簡借博克台衡錄

教授公復書

與教授公書

答延平先生書

又

李侗

陳淵 默堂

前人

至正乙巳秋沙
陽豫章書院刊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一

經解

詩解

見先生行實及延平郡守劉允濟繳進遵堯錄狀郡
庠舊有墨本今不存

春秋解

見先生行實及劉允濟繳進遵堯錄狀郡庠舊有墨
本今不存又按延平書院志先生遺書有春秋集說
疑即此書也

春秋指歸

春秋釋例

一書見先生行實及延平書院志沙陽志今不存遺
藁有春秋指歸序一篇見第十二卷



語孟師說

按先生遺藁有陳默堂跋先生語孟師說一篇又載羅革題先生集二程語孟解卷後一篇篇中備舉明道伊川橫渠龜山則所集不獨二程之說也此書疑即所謂語孟師說今不存

中庸說

見先生行實今不存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一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二

集錄

傳堯錄序

堯舜三代之君不作也久矣自獲麟以來訖五代千五百餘年惟漢唐頗有足稱道漢大綱正唐萬目舉然皆雜以霸道而已有宋龍興一祖開基二宗紹述其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見於紀綱法度者沛乎大醇皆足以追配前王之盛故其規模亦無所愧焉在大平興國初太宗嘗謂宰相曰朕嗣守基業邊防事大萬機至重當悉依先朝舊規無得改易仁廟見東封西祀及修玉清宮等過侈曰如此之事朕當戒之若二聖者其知所以紹述者邪故終太宗之世無復改張終仁宗之世一於恭儉至熙寧元豐中不然管心執法甲倡乙和功利之說雜然並陳宣和之末遂召金人犯關之變蓋其源流

非一日也。今皇帝受禪遭時之難，潤生民之重，困也。發德音，下明詔，悉刻歷代舊法，一以遵祖宗故事，為言四方企踵以望。太平矣。議者猶謂金陵之滄勢，未能熄天下皆其徒。是抱薪而救之者也。臣懼其然也。竊語諸心曰：昔唐無兢作貞觀政要錄，本朝石介亦有聖政錄，豈苟然哉？因採祖宗故事四聖所行，可以聞今傳後者，以事相比類，纂錄之。歷三季而書成，名曰聖宋遵堯錄。其間事之至當而理之可久者，則衍而新之；善在可久而意或未明者，則釋以發之；以今準古，有少不合者，作辨微以著其事；又自章聖以來，得宰相李沆等及先儒程頤共十人，擇其言行之可考者，附于其後。若乃創始開基之事，廟謨雄斷，仁心仁聞，則於其君見之，襲太平之基業，守格法行故事，竭盡公忠，則於其臣見之。爰及熙豐之弊，卒歸于道，分七卷，添別錄一卷，合四萬餘言。欲進之，難。臣力

未暇及，而秋毫之間已爽，忽矣。然事固有始，睽而終，合口失之於前而得之於後者，古人有之。若周成王、楚文王、秦穆公，是也不以朝廷清明，金人竄伏，且當有以來天下之言，輒紀歲月，以俟採擇。靖康丙午十月日，延平臣羅從彥序。

遵堯錄一

太祖

國初，劔南交廣各僭大號，荆湖江表止通貢奉。西戎北狄皆未賓伏。太祖垂意諸將，命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鎮棣州，以拒北虜。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戎。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管權之利悉與之，恣其圖回貿易。

免所過征稅許令召募驍勇以爲爪牙凡軍中許便宜從
事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以遣之由是
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力使爲間諜洞知蕃夷情狀
每夷狄入寇必預爲之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間
無西北之憂以至命將出師弔民伐罪平西蜀復湖湘下
嶺表克江南兵力雄盛武功蓋世良由得猛士以守邊推
赤心以御下之所致也

太祖以李漢超爲關南巡檢使捍北虜與兵二千而已然以
齊州賦斂最多乃以爲齊州防禦使悉與一州之賦俾之
養士而漢超武人所爲多不法父之關南百姓詣關訟漢
超貧民錢多不還及掠其女以爲妾帝召百姓入見便殿
以酒食慰勞之徐問曰自漢超在關南契丹入寇者幾日
無也帝曰往時契丹入寇邊將不能禦河北之民歲遭劫

掠汝於此時能保其財婦女乎今漢超所取孰與契丹
之多又問訟者曰汝家幾女所嫁何人百姓具以對帝曰
然則所嫁皆村夫也若漢超者吾之貴臣也以愛汝女則
取之得之必不使失所與其嫁村夫孰若處漢超家之富
貴也於是百姓感說而去帝使人語漢超曰汝須要錢何
不告我而取於民乎乃賜以銀百兩曰汝自還之使其感
汝也漢超感泣誓以死報

太祖以郭進爲西山巡檢有告其陰通河東劉繼元將有異
志者帝大怒以其誣告忠臣命縛其人予進使自處置進
得而不殺謂曰爾能爲我取繼元一城一寨不止免爾死
當請賞爾一官歲餘其人誘其一城來降進具其事送之
二朝請賞帝曰爾誣害我忠良此才可貴死爾賞不可得
命以其人還進進復請曰使臣失信則不能用矣於是

賞以一官

太祖以賀惟忠知易州及捍邊有功遷正使開寶二年又加本州刺史兼易定祈等州都巡檢使惟忠在易州十餘年繕治亭障撫士卒得其死力每乘塞用兵所向必克威名震於北虜

太祖以李謙溥為隰州刺史在州十年并人不敢犯其境開寶三年移齊州團練使後邊將失律以謙溥為晉隰公邊巡檢邊民喜之

太祖登寶位日有司捕得契丹二人帝曰汝等皆何人耶曰契丹遣來探事帝曰汝探國事不過甲兵糧草百官數目而已若朕腹中事汝可探乎特赦而遣之二人叩頭感泣而去

太祖建隆初邊郡民有出塞外盜馬至者官給其直帝曰安邊示信其若此耶亟命止之還所盜馬自是戎人畏服敢犯塞

開寶八年三月契丹遣使克妙骨謹思奉書來聘對崇德殿其從者十二人皆賜冠帶器幣太祖曰晉漢以來北戎強盛蓋由中朝無主晉帝蒙塵否運已極今慕化而來亦由時運非涼德所致也召見講武殿觀武士習射又燕長春殿建隆元年太祖遣戶部郎中沈倫使吳越歸奏楊泗飢民多死郡中軍儲尚有百餘萬斛可發以貸民至秋復收新粟有司沮倫曰今以軍儲振飢民若歲荐飢無所收取孰任其咎帝以問倫倫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合召和氣而致豐稔豈復有水旱耶此當決於宸慮帝即命發廩貸民

臣從彥釋曰人君之所以有天下者以有其民也民之所恃以為養者以有食也所恃以為安竹以有兵也書

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孟軻氏以民為貴貴邦本也故有民而後有食有食而後有兵自子貢問政孔子所答觀之則先後重輕可知矣太祖建隆初楊泗飢民多死者沈倫請發軍儲以貸之此最知本者也况軍儲又出於民乎夫以廩粟振民固有召和氣致豐稔之道然水旱無常萬一歲荐飢無所收取倫之言未為不信也嗚呼太祖可謂善聽言者也

太祖嘗擇言使江南頗難其人一日謂盧多遜曰李穆士大夫之仁善者詞學之外它無所預多遜曰穆覆行端直臨事不以死生易節所謂仁而有勇者也帝曰若如爾言使江南無以易穆者遂遣之

太祖命諸將西征以地圖授王全斌等謂之曰西川可取否全斌曰臣仗天威遵廟筭尅日可定龍捷都校史延德奏

曰西川除在天上即不能得若舟車足跡可至以今之兵力到即平爾帝壯其言謂全斌曰汝等果敢如此朕復何憂卿發計日望捷書也所破郡縣止籍其器甲芻糧當為朕傾帑藏賞戰士耳故西師所向人皆效命動有成功若席卷之易

王全斌收蜀沈倫以給事中為隨軍水陸轉運使王全斌等入成都爭取玉帛子女倫獨廉清無欲偽蜀群臣有以珍異竒巧之物為獻者皆拒之東歸篋中所有才圖書數卷而已帝悉知之遂貶全斌等以倫為戶部侍郎樞密副使開寶九年召隨州留後王全斌授寧武軍節度使初全斌以伐蜀私取財物貶秩至是帝謂之曰朕以金陵未下常慮平吳諸將恣行貪暴抑卿數年為朕立法江南既平還鄉旌鉞又別出器幣錢貨數萬賜之

趙普秉政時江南後主以銀五萬兩遺普普曰太祖太祖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卷謝少賂其來使可也普叩頭辭避帝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為削弱當使之勿測既而後主遣其弟從善入貢常賜外密賫白金如遺普之數江南君臣始大震駭服帝之偉度

太祖將征江南李煜遣其臣徐鉉朝于京師鉉以名臣自負其來也欲以口舌馳說存其國日夜計謀思慮言語應對之際詳矣及其將見也大臣亦先又請言鉉博學有才辯宜有以待之帝曰第去非爾所知也明日鉉朝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柰何見伐其說累數百言帝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鉉無對而退

太祖征江南時錢俶遣幕僚黃夷簡入貢召謂之曰汝歸語元帥訓練甲兵江南僭強不朝我將發師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皮之不存毛將安傅也及江南平又召兩浙使謂曰依克毗陵有大功今當暫來與朕相見以慰延想之意即當遣還不久留也朕三執珪幣以見上帝豈食言者乎

嶺南劉鋹性絕巧嘗自結真珠鞍為戲龍之狀以獻太祖臻於奇妙帝厚賜之謂左右曰移此心以勤民政不亦善乎鋹初在國中多置鴉以毒臣下帝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鋹先至詔賜卮酒鋹心疑之捧杯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煩王師致討罪在不赦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為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也帝笑曰朕推赤心置人腹中安有此事即取酒自飲別酌以賜鋹鋹慙謝

左飛龍使李承進嘗事後唐莊宗太祖召承進問曰莊宗以英武定中原而享國不久何也承進曰莊宗好田獵將士

驕縱惟務姑息每乘輿出次近郊禁兵衛士必控馬首曰
兒郎軍寒冷望與救接莊宗即如所欲給之若是者非一
因而召亂蓋威令不行而賞賚無節之致帝撫髀歎曰二
十年來何戰事取得天下不能以軍法約束此輩縱其無
厭之性以茲臨御誠爲兒戲朕撫養士卒固不吝爵賞苟
犯吾法惟有劔耳

太祖收蜀得將士之精者置川班殿直厚賜優給與御龍直
等開寶四年祀南郊禮畢行賞帝以御龍直扈從郊祀特
命增給錢人五千而川班殿直不得如例乃擊登聞鼓院
上訴陳乞帝怒遣中使謂之曰朕之所與卽爲恩澤又焉
有例命斬其妄訴者四十餘人遂廢其班

太祖初定天下掃五代之失日不暇給矣然猶命汪徽定宗
廟實儼典禮最崇義正禮器和規修雅樂覽訪儒術疇

咨治道建隆元年太祖幸國子監因詔修飾祠宇及塑繪
先聖先賢先儒之像帝親撰文宣王充國公二贊二年以
右諫議大夫崔頌判監事始聚生徒講學遣中使以酒果
賜之謂侍臣曰今之武臣欲盡令讀書貴知爲治之道

國初取士宗伯之司曠而未設但擇名臣有聞望于禁掖臺
省者權典之太祖嘗謂近臣曰聞及第舉人呼有司爲恩
門自稱門生見知舉官輒拜之此其薄俗非推公取士之
道又搢紳間多以所知進士致書主司謂之公薦朕慮誤
取虛譽當采蔡之翰林承旨陶穀以子邴及第詣閣門謝
帝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安有登進士第者亟命書
覆試自今貢舉人有父兄食祿者奏名之特別析之

乾德元年詔舊置制舉三科其一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
其二曰經學優深可爲師法其三曰詳閑吏理達於教化

並許州府解送吏部試論三道若一千字已上取文理優長者登焉

建隆四年將行南郊之禮太祖謂范質曰中原多故百有餘年禮樂不絕如綫今天下無事時和年豐務在報神資平備禮卿等宜講求遺逸遵行典故無或廢墜副朕寅恭之意開寶九年太祖幸西京有事南郊先時霖雨弥旬不止至是雲物晴霽觀者如堵垂白之民相謂曰我輩少屬離亂不圖今日復覩太平天子儀衛至相對感泣駕還御五鳳樓大赦有司請正一統太平之號帝曰今河東未平幽薊未復而以一統為號無乃不可乎雖僭位漸已克定若云太平朕所慚也

國初天下百室盡入宮藏庫乾德中所積充羨太祖顧左右曰軍興飢饉須預為之備若臨事厚斂非長計也當於講

武後後別為內庫以貯金帛

開寶二年秋去句司言太倉儲廩止於明年二月請分屯諸軍仍率民船以資江淮糧運太祖大怒切責計司曰國無九年儲曰不足汝不素為計度而使倉儲垂盡乃使分屯兵師括率民船以餽運是可卒致乎且設爾等何用苟有所關必爾乎取之三司使楚昭輔皇懼計不知所出乃詣晉邸見太宗乞於上前解釋稍寬其罪使得盡力營辦帝許之

太祖在周朝知李昉名及即位任以為相因語昉曰卿在先朝未嘗傾一人可謂善人君子者也

王著罷職翰林太祖謂宰相曰學士深嚴之地當選謹重之士處之范質曰質儀清介謹厚然在前朝由翰林學士遷端明今又官為尚書難於復召帝曰禁中非此人不可知

當諭以朕意勉赴所職儀於是再入翰林

錢景自白州刺史求文資得秘書監連典數郡無治聲太祖謂宰相曰此貴家子不可任丞郎改郢州團練使

大理評事陳舜封因奏事語頗捷給類倡優帝問誰之子舜封自言其父承業為教坊都知帝曰此雜類安得任清望官蓋執政不為國家區別流品所致改授殿直

教坊使有術得仁者以老求外任官且援同光故事求領郡太祖曰用伶人為刺史此莊宗失政也豈可效之耶中書擬上州司馬帝曰上州之佐乃士人所處資望甚優亦不可輕授止可於樂部轉遷耳乃授大樂書令

太宗在晉邸時嘗以錢五百千遺中丞劉溫叟溫叟不敢辭貯於別室明年重午又以角黍遺之使人至見前所送錢角脯如故還曰其事太宗曰我錢尚不用況他人乎溫叟

真廉士也哉故命置還密白于太祖太祖曰執廉節鎮風溫叟有之

太祖聰明英睿善知人下位中有一行可觀一才可稱者皆自聖知不次拔擢嘗以中牟縣令李鶴為國子監丞延州錄事參軍段從革為贊善大夫定州錄事參軍郭思齊為太子中允河陽節度判官石雄為補闕萊蕪縣令劉琪為拾遺安丘縣尉張遠為將作監丞鄭州防禦判官李搏為監察御史當時州縣無滯才朝廷稱得人焉

太祖初有天下欲知外事用隰州刺史史珪察訪珪招權通姦欲有所欺德州刺史郭貴部下為姦通判大理評事梁夢昇陰持之以是事多違矣貴無如之何貴與珪素善因以其事告珪珪乃記其事於尺牘欲伺便言之一日帝忽言今中外所任皆得其人珪乃曰今之文臣亦未必皆善

乃探懷中尺牘奏之曰抵如德州通判梁夢昇欺蔑刺史
幾至於死帝曰非刺史有姦賊乎夢昇真清強吏也因以
尺牘授左右曰持此付中書以夢昇為督善人夫尋出珪
于外

乾德中金部郎中段思恭通判眉州會大兵之後亡命結集
羣盜蜂起通州城刺史趙延進懼賊之衆力不能禁將以
麾下奔嘉州思恭止之因率屯兵與賊戰彭山軍士觀望
無鬪志思恭募先登者旌以厚賞於是諸軍鼓勇力戰群
賊敗走思恭矯詔以上供錢帛給之後度支以擅用官錢
請繫獄治罪帝嘉其果幹詔勿劾令知州事

太祖以右贊善大夫錢文敏知瀘州召見講武殿謂曰瀘州
最近蠻獠尤宜緜撫聞知州郭思恭具馬監押郭重遷等
陪餼于民頗為不法恃其地遠謂朝廷不知爾至為朕鞫

之苟有一毫侵民朕必不赦

乾德四年太祖宴宰相樞密使開封尹兩制等於紫雲樓下
論及民間事謂趙普曰下民之愚雖不分菽麥如藩侯不
為撫養務行苛虐朕斷不容之普對曰陛下愛民如此克
舜之用心也臣等不勝大幸

開寶初宴藩臣於後苑酒酣太祖曰卿等國家舊臣能悉心
藩鎮以惠民為意乎獨王彥超進曰臣素無功能出於遭
遇年已衰朽願歸立園臣之志也微嫻本武行德向拱
郭義深等爭論疇昔功勳帝曰前朝異世事安足論也
翌日皆罷鎮授以環衛

太祖修大內既成寢殿中今洞闢諸門使皆端首開豁無有
壅蔽者因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小有邪曲人皆見之耳
臣從彥釋曰人君者天下之表若自心正則天下正矣

自心邪曲何以正天下太祖於寢殿中令洞闢諸門使
皆端首開豁無有壅蔽以見本心可謂知君道矣夫闢
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堯舜之道也若太祖可謂近之者也
太祖嘗盛暑中露卧抵夜左右請避之曰星月之下不可露
卧也帝曰常人之情觀星月爛然則生悚畏至於閭室得
敷之乎

太祖一日朝罷御便殿坐悅首不言者久之內侍王繼恩進
曰陛下退朝略無笑語與常日不同臣不知其故也帝曰
爾謂帝王可容易行事耶且來前殿我乘快指揮一事偶
有誤失史必書之我所以不樂也

太祖初好之獵嘗狩於近郊逐走兕馬蹶而墜因以佩刀刺
殺所乘馬既而悔之曰吾爲天下主而輕事畋游非馬之
罪也自此不復獵矣

魏國長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入宮中太祖見之謂主曰汝
當以此與我自今勿復爲此飾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
帝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相視亦競爲之京城翠羽
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浸廣實汝之由主慚笑後
因侍坐與孝章皇后間言曰官家作天子日又豈不能用
黃金縫肩輿乘以出入帝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悉以黃
金飾之力亦可辦但念我爲天下守財耳古語云以一人
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爲意使天下之人
何仰哉

太祖嘗言天命所屬王者不死周世宗每見將帥容貌魁壯
爲士心所附者率多疑忌見人之形氣憂落者多因事誅
之而朕日侍其側都不爲慮凡帝王固當推心待下豈可
以臆度而濫刑誅若天命數之所鍾亦非人謀之能屏故

開寶之前惟殿前都虞候張瓊以忤晉帥伏法外未嘗輒
誅大臣

陶穀爲學士嘗晚召對太祖御便殿坐穀至望見上前而復
却者數四左右催宣甚急終彷徨不進帝笑曰此措大索
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帝已東帶穀遂趨出

臣從彥辨微曰學士職親地禁非謹重之士有器識文
章者不可居其任陶穀不知爲如何人其在翰林也太
祖御便殿坐召之前却不進卒使天子致禮於詞學之
臣東帶以見之此其廉耻有足稱者非特穀也古者君
臣之間禮義廉耻而已矣上知有禮而不敢慢其臣而
下知廉耻以事其君上下交修則天下不足爲也

太祖朝臣僚有功當進官帝不喜其人欲勿進趙普力請之
帝怒固不與轉官普爭之曰當者聖人所以勸善罰者聖

人所以懲惡夫爵賞刑罰乃天下之爵賞刑罰也非陛下
之爵賞刑罰也陛下豈得自專之耶帝不能容乃拂衣起
普亦隨之帝入宮門普立於宮門不退帝乃寤普可其奏
臣從彥辨微曰賞罰者人主之大柄也賞所以勸功罰
所以懲罪天下共之太祖時臣寮中有功當進官此天
下之大公也帝不喜其人欲勿進此蔽於私者也普力
請之至犯帝怒普之言賞罰蓋合天下之大公無可貶
者然古之善諫者不然復游不迫因其所明而道之則
其聽之也易於反掌故計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
明辨者其說多行若普者不遇剛明之君能勿觸鱗乎
嗚呼太祖真大度有容者也雖不免於私然亦不能塵
其光明也

太祖一日後苑挾弓彈雀臣寮中有一人稱有急事請見帝

亟出見之及覽奏乃常事耳帝怒曰此何爲急事其人曰亦急於彈雀耳帝以斧鉞柄撞其口兩齒墜焉其人徐跪地取齒置於懷中帝曰汝持此齒訟我耶曰臣不敢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帝怒解於是賜以金帛慰勞而遣之

臣從彥辨微曰古者忠臣之事君也造次不忘納君於善有劔桐之駢者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戒者則即時戒正不敢嘿嘿也太祖於後死拔弓彈雀當時臣寮中有以急事請見者豈近是耶及犯帝怒因以齒之墜也而警以史官使人君動作不敢非禮其大之益也

太祖嘗患趙普專政欲聞其過一日召翰林學士竇儀語及普所爲不法且譽儀蚤負才望之意儀益言普開國勳臣公忠亮直社稷之鎮帝不悅儀歸家召其諸弟張酒食語曰我必不作宰相然亦不詣珠崖吾門可保矣既而召學

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憾於普又喜其進用因攻普罷之出鎮河陽普之罷甚危賴以勳舊朕禍多遜遂參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

臣從彥辨微曰趙普才器過人其謀斷足以立事成功若其專政則信必有之以太祖之大度有容而惡其專至召儀等問之則普之所爲可知也已古者進退人臣自有道而宰相者乃輔天子以進賢退不肖者也不可不謹也普身爲宰相使帝不得直道而行徒以勳舊脫禍而多遜代之詩曰公孫碩膚赤烏几几普則愧之矣太祖嘗幸華州至龍興觀賜道士蘇澄隱衣一襲銀五百兩絹五百匹澄隱戒行精至性穎悟博涉經史兼通釋典帝問曰師年踰八十而容貌甚少是能養生也宜以其術教朕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練氣耳若帝王養生則異於

是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無爲無欲
凝神太和昔黃帝享國永年者得此道也帝大悅故有是賜
臣從彥辨微曰賜予雖出於人君之仁要受其賜必有
以稱之可也澄隱善養生吐談可喜不肯以其術市恩
以誤至尊其論帝王養生則以無爲無欲凝神太和言
之此羽衣中之最賢者也帝命賜衣一龍裘足矣至若金
帛之賚似未有以處之澄隱不知固辭何耶蓋方外之
士與儒者不同辭受取舍非所以責惠隱也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二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三

集錄

傅堯錄一

太宗

太宗初命趙普爲相諭之曰朕以卿先帝舊臣功參佐命卿
宜悉心以副朕意但能謹賞罰舉賢能弭愛憎何慮軍國
不治朕若有過卿勿面從古人耻其君不及堯舜其勉之
哉他日謂近臣曰趙普事先帝與朕最爲故舊能斷大事
傾竭自效盡忠國家真社稷臣也

雍熙三年太宗謂宰相曰中書樞密院朝廷政令所出治亂
根本繫於手茲卿等當各竭公忠以副任用大凡常人之
理未免姻故之情苟才不足稱遺之財幣可也公家之事
不可曲徇朕亦有親舊若才用無取未嘗假以名器也

淳化五年夏四月太宗謂呂蒙正等曰朕以宰相之任所職甚重欲修唐朝書及故事以責卿等輔佐之效又念致第之設亦空言耳莫若撫夷夏和陰陽使百度大理一人端拱無事此宰相之職也豈有居其位而不知其任乎

至道元年夏四月擢呂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召端謂曰廟堂之上固無虛授但能進賢退不肖便為稱職卿宜勉之卿歷官

列多出異議因出詔諭之曰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奏聞

臣從彦釋曰太宗之命呂端也說者謂宰相之任在乎登進賢才黜遠庸佞而總其綱目萬事自理故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百官非才之人不可虛授其言是已若太宗者其知所以命相者歟端賢相也帝以其任用之

將且患同列之多異議也因出詔諭之曰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奏聞非信任之篤遇之專一者其孰能之

端拱中考工員外郎畢士安為其王府記室參軍有詔臣寮各獻所為文太宗閱視累日問近臣曰其文可見矣其行孰優有以士安對帝曰卿言正合朕意命以本官知制誥太宗尤重內外制之任每命一舍人必咨問宰相求才實兼美者先召與語觀其器識然後授之後因覽唐故事見其多自卑位作學士者會蘇易簡薦吳人浚儀尉周亨俊拔可任帝俾易簡索其文章得白花鷹賦閱之語易簡曰可且令叙遷京秩更徐觀之改光祿寺丞卒

太子中舍王濟方正好言事太宗謂宰相曰法官尤宜謹擇苟非其人或有冤濫感傷和氣必致天灾宰相曰惟守法

不回者可符聖意帝曰王濟數言事必有特操可試之遂令權判寺事

太宗選秘書丞楊延慶等十餘人分爲諸州知州因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爲親民非其人則下有受其弊者昔後漢秦彭爲潁川郡守教化盛行百姓懷惠乃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以一郡守尚能有感若帝王崇尚德教豈太平之不可致而和氣之不可召也

淳化五年夏五月太宗謂宰相曰諸州長吏所委尤重審官院進所選京朝官充知州者三十餘人御前印紙曆子朕親書於其前曰勤公索已奉法除姦惠愛臨民方可書爲勞績本官月俸並給實錢令知審官院錢若水分賜之因謂若水曰所賜戒諭有奉法除姦之語恐不曉者從而生事以求功勞可諭之云除姦之要在乎奉法耳

太宗初嘗詔轉運使攷按諸州凡諸職任第其優劣未幾復遣使分行州縣廉察官吏是歲五月河南府法曹參軍高伍伊闕縣主簿程麟鄭州滎澤縣令申廷温皆以罷軟不勝任惰慢不親事免官

至道中分遣朝臣爲諸道轉運司承受公事以察州縣刑政官吏治迹更次入奏二年供奉官劉文質入奏察舉兩浙部內官高輔之李易直文仲儒梅旬高鼎廖貽慶姜嶼成綸等八人有治績並降璽書褒諭

太宗嘗謂宰相曰歷代王者多以求賢爲難何代無材但繫用與不用耳豈必敗遊夢卜乃稱賢哉

太宗嘗謂近臣曰國家選才最爲切務人君深居九重豈能徧識之哉必須採訪苟稱善者多即是操履無玷但擇得一好人爲益無限古人云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

利劍不如得一歐治茲言有理朕孜孜諮訪只要求人庶
得良才以充任使趙普曰帝王進用良善實太平之基然
君子小人各有黨類不可不察也帝然之

太宗嘗謂近臣曰國家取士必歷級而升下位之人韜晦才
行誠亦有之當勿以此為限成朕急賢之意又曰人之行
實不以位之高下雖卑秩下位不可謂無良士然君子含
章守道難進易退不求聞達朕嘗患其不能知也呂蒙正
曰送試可任則能否洞分帝曰若善惡則不可得而知矣
曰亦送試可也苟暫置其善惡有涉愛憎恐悞任使故須
久而察之則賞罰不濫矣帝然之

太平興國中太宗謂宰相曰邈來貢舉混雜乃有道釋之流
還俗起舉此等不能專一其業他日居官必非廉士進士
須先通經術遵周孔一文亦宜失相效效止有浮淺文章

殊非務本之道也當下詔切責之

端拱二年太宗親試進士得陳堯叟等並賜及第仍作箴賜
之勉以修身謹行稽古效官之意三年親試得孫何等面
戒之曰汝等苦學登科朕方以文治天下王事之外屬精
文翰無隳前功命以儒行篇賜之俾為座右之戒

太宗嘗謂近臣曰朕雖寡薄乘戰爭之後孜孜求理未嘗不
欲加惠于民若杜兼并抑游惰前此難行之道朕當力行
之十數年間家給人足庶可致矣政無巨細欲速成者必
無其效苟以道德化民成俗未可以歲月異也

太宗嘗謂宰相曰井田之制實經國之要道後世為天下者
不為井田則貧富不均王化何由而行自秦滅廬井置阡
陌經界廢而兼并作漢魏以降民受其弊久矣朕君臨大
寶軫念黎庶雖井田之制不可卒復因時創法漸均貧富

則朕別有規制終當行之以安四海

太宗嘗覽鄭州何昌齡均田疏語近臣曰土著之人欲一一均平選通達物理之官周知人間利害者精於制置使稍近古自然衣食豐足盜賊自消兵賦可從而省也彼管擁之利何所用哉俟五七年間當力行之此朕之志也寇準曰均田之法隋文尚能興復况聖代乎

端拱中太宗謂宰相曰燕射之禮廢之已久朕欲恢復古道當令有司講求儀法俟弭兵與卿等行之

至道元年太宗謂侍臣曰朕嘗求古之制度思欲振復而亡者十有七八古者衣裳冠冕皆有法象所以檢束人之容貌動遵典禮漢魏以來隨時所尚屢經變易近代服色去古逾遠舊制罕存誠可惜也寇準曰古者行步則有環珮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所以節人心而昭禮制也若今

所服之制乃越武靈胡服公私通用之與古之禮異殊矣太宗初即位謂宰相曰朕嗣守基業邊防事大萬機至重當悉依先朝舊規無得改易

太宗嘗謂近臣曰朕生於亂世大戎猾夏之日已七八歲當時道路流涕人艱苦謂更無好時世孰謂今來萬事粗理常自愧惕近者邊鄙寇孽於朕何功蓋上天開悟朕心使之克勝侍臣曰古者天子有道推德於天今之聖諭正合古道

太宗嘗語近臣曰國之上瑞惟在豐年頃來五穀屢登人無疾疫朕求治雖切然而德化未孚天貺若此能無懼乎

雍熙元年夏五月太宗幸城南因謂近臣曰朕觀五代以來帝王其始莫不勤儉終則忘其艱難恣于逸樂不恤士衆自生猜貳覆亡之禍皆自貽也在人上者豈得不以為戒

淳化二年秘書監李至進新校御書太宗謂至曰嗜好不可
不謹不必遠驗前古祇如近世符彥卿累任節鎮以射獵
馳逐為樂由是近習窺測其意競以鷹犬為獻彥卿悅可
兩人而彼借之其下因恣橫侵擾故知人君當淡然無欲
不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姦邪無自入焉朕年長無他欲但
喜讀書用監古今成敗爾至拜舞稱賀

臣從彥釋曰太宗語李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嗜
好形見於外則姦邪無自入焉可謂善矣夫嗜好者人
情之所不能免也方其淡然而不使之形見於外則其違
道不遠也於是時也苟有臯夔稷契之徒以道詔之當
視六經猶筌蹄上與堯舜相得於忘言之地矣至雖時
之賢者聞帝喜讀書用監古今成敗之語拜舞稱賀謂
為將順可也然於稷契臯夔之徒則非其倫也

太宗嘗語宰相曰朕比觀書見楚文王得茹黃之狗苑路之
贈畋於雲夢三月不返保申諫之王引席伏地申束箭五
十跪加王背者再因趨出請死王召而謝之殺狗折贈務
治國事併國二十九朕未曾不三復其言深加歎賞自非
君臣道合何以至此若君忽而不信雖有直臣將焉用之
臣從彥釋曰保申之能諫楚文王之能從其事見於劉
向說苑然文有小異說苑言荆文王得如黃之狗茵路
之贈畋於雲夢三月不返得舟之姬淫暮年不聽朝保
申諫曰先王卜以臣為保吉今王得如黃之狗茵路之
贈畋於雲夢三月不返及得舟之姬淫暮不聽朝王之
罪當答王曰不穀免於殲祿託於諸侯願變更無答保
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答是廢先王之命
臣等得罪於王也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箭五十跪加王

昔如此者再謂王起矣越出欲自流乃請罪王曰此不
穀之過保實何罪於是殺狗折棺遂舟之姬務治乎荆
兼國三十九至漢興之初蕭何王陵聞之曰人君能奉
先世之業而以成功名者其惟荆文王乎故天下譽之
至今明王孝子忠臣以爲法夫保申之事有之與無臣
不敢與知也戰國之時容或有之亦必先王顧託之臣
與夫慈良之君不忘先世艱難克已從義者乃可行矣
太宗提出言之取其大意非特施於一已與孫子也且
以示天下後世使知人君納諫之美有至於此也

太宗嘗謂侍臣曰朕讀唐書見唐人以公主和番屈辱之甚
未嘗不傷感今士卒精強固無此事但選擇得人委以邊
任不令生事務在息民訓卒練兵觀變而動可以無患

太宗嘗召御史中丞王化基嘗主簿殿侍坐甚久屬盛暑令指

笏揮扇問以邊事化基曰治天下猶植木焉所患者根本
未固耳根本固則枝葉不足憂今朝廷既治則邊郡何患
乎不安

契丹部屬有求內附者太宗詰侍臣曰國家若無外憂必有
內患儻無內患必有外憂毓特邊事宜皆可預防姦邪無
狀若爲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當須謹此

唐置拾遺補闕掌供奉諷諫是時日奉內朝常親旋宸故凡
事得以微辭諷諫唐季權臣專政阻絕諫官不得侍從太
宗孜孜求諫渴聞忠言因改拾遺補闕爲正言司諫使專
掌奏議

左司諫知制誥王禹偁嘗上言請群官候見宰相朝罷於政
事堂同時接見其樞密使候都堂請見並不得於本廳接
見賓客以防請託詔從之右正言直史館謝泌言以爲如

此是疑大臣以私也古人有言曰疑則勿用用則勿疑今天下至廣萬機至繁陛下聰明寄於輔臣苟非接見群官何以盡知中外事若令都堂群臣請見咨事無解衣之暇夫左右大臣使非其人當斥而去之既得其人任之以政又何疑耶今請不得本廳接見賓客以防請託非陛下推赤心待大臣之意太宗覽奏嘉歎之即追還前詔令宰相樞密使接見賓客如故仍以泌所上書送史館

太宗嘗修正殿頗施采繪謝泌因對陳其事即日命代以丹堊深加稱獎賜金紫拜左司諫泌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竭誠唐未有孟昌圖者朝上諫疏暮不知所在詩人鄭谷爲詩以憫之前代如此安得不亂帝爲動容久之

太宗嘗語宰相曰朕思君臣之間要在上下情通即事無凝滯若稍間隔豈能盡其道宋瑛曰易卦乾在上坤在下謂之否此天氣不下降地氣不上騰之謂也坤在上乾在下謂之泰此天地交泰之象也故凡君臣之道必在情通乃能成天下之務帝曰自古帝王未有不任用賢良致宗社延永皆是自已昧於知人不能分別善惡爲姦邪蔽惑以至顛覆琪曰前古治亂皆由帝王若帝王聖明臣下得以宣力姦邪之輩自然屏迹

太宗嘗謂呂蒙正等曰凡爲君作一惡事簡策所載萬祀不滅使後人觀之以爲鑒戒故堯舜爲善而衆美歸之桀紂爲不善而衆惡萃之可不謹耶大凡有國有家者未有不欲進君子退小人然而君子少而小人多何也蒙正曰時有盛衰苟邦國隆盛則君子道長及乎將衰則小人在位俟其爲惡彰敗則政亦有損古人云小人害霸信不虛語賢人若遇暗主晦迹立園畏小人之用事耳有國有家者

尤在辯察小人不可不早帝深然之

淳化四年開封府雍丘縣尉武程上疏願減後宮嬪嬙太宗謂宰相曰武程疏遠小臣不知宮闕中事內庭給事不過三百人皆有所掌不可去者卿等顧朕之視妻子如脫髮耳所恨未能離世絕俗追蹤羨門矣必不學秦皇漢武作離宮別館取良家子女以充其中爲萬代譏議卿固合知之李昉曰臣等家人朔望朝禁中備見宮闈簡儉之事武程疏賤妄陳狂瞽宜加黜削以懲之帝曰朕曷嘗以言罪人但念其不知耳終不加罪

臣從彥辨微曰太宗時內庭給事不過三百人皆有所掌不可去也武程疏遠小臣妄陳狂瞽帝不罪之以來天下之忠言可謂善矣然語宰相曰卿等顧朕之視妻子如脫髮耳所恨未能離世絕俗追蹤羨門則是過高

者之言也夫王化之本關睦之訓是也有關睦之德必有麟趾之應此周之所以致太平者也若羨門等語超然有塵外意恐後世好高者聞而說之則其失必有自矣非人倫之美也

至道元年三月太宗召三司孔自吏李溥等對於崇政殿問以計司錢穀之務溥等言畫知其利病然不可以口占願條對許之俾中使押送中書限五日悉令條奏及上帝謂宰相曰李溥等令陳所見亦頗各有所長朕嘗謂陳恕曰若文章稽古此輩固不可望士人至於錢穀利病此輩自幼枕藉寢處其中必能周知根本卿但假以顏色引令剖陳豈無資益恕等剛強終不肯降意諮問宰相呂端對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

臣從彥辨微曰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二籩豆之事

則有司存太宗召李傅等問以計司錢穀之務使陳怒
假之顏色引令剖陳怒等終不肯降意下問未必非也
呂端以耕當問奴織當問婢言之蓋失之矣

太宗嘗曰清淨致理黃老之深旨也汲黯卽理淮陽交子賤
彈琴治軍父蓋得其旨者也朕當力行之呂端曰行黃老
之道以致升平其效甚速呂蒙正曰老子曰治大國若烹
小鮮夫魚燒之則亂比來上封事求更制度者甚衆望陛下
下行清淨之化

臣從彥辨微曰道術不明久矣漢興有蓋公者治黃老
曹參師之其言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是也然其相
漢也不過遵何之法勿失而已矣非聖人之誠也聖人
之誠感無不通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其感入也不見
聲形色而其應之也捷於影響豈堯舜孔子之道也宓子
賤之爲單父也鳴琴不下堂而單父大治任人故也此
與蒙正知有黃老而不知有聖人得之於彼而失之於
此可勝惜哉

太宗嘗曰人君致理之本莫先簡易老子古之聖人也立言
垂訓朕所景慕經云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
以百姓爲芻狗是知覆壽之德含容光大本無情於仁愛
非責望於品類也

臣從彥辨微曰易簡之理天理也而世知之者鮮矣行
其所無事不亦易乎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不亦簡乎易
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此之謂
也老氏芻狗之說取其無情而已以聖人之神化言之
則不見其誠以萬物化生言之則不見其感世有爲孔
老之說者宜其因循前人偶未之思故耶夫鼓萬物不

與聖人同憂者天之道也聖人則不免有憂矣若使百姓與萬物等而一以芻狗視之則亦何憂之有故老氏之學大者失之則詆訾堯舜不屑世務其下流爲申韓者有之矣此不可不辨也

太宗嘗謂近臣曰以智治國固不可也然緩急用之無不克矣又曰五常之於人惟智不可常用若禦戎制勝臨機應變舉爲權略可也固非朝廷爲理之道也老氏之戒正在於此

臣從彥辨微曰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體也義用也行而宜之之謂也所謂智者知此二者而已及其行之也若禹治水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堯舜之治不出乎此自周道衰洙泗之教未作而世所

謂智者不然機變之巧雜然四出故鳥亂於上魚亂於下人亂於中此老氏之所以戒也非公天下者之言也太宗嘗謂宰相曰朕於浮屠氏之教微語宗旨凡爲君治人却是修行之地行一好事天下獲利所謂利他者是也若梁武帝之所爲真大惑爾書之史策爲後代笑趙普曰陛下以堯舜之道治世以浮屠之教修心聖智高遠洞悟真理非臣下所及

臣從彥辨微曰佛氏之學端有悟入處其言近理其道宏博世儒所不能窺太宗之言是已然絕乎人倫外乎世務非堯舜孔子之道也夫治已治人其究一也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所謂中者果何物也耶故堯舜之世垂拱無爲而天下大治若趙普者乃析而二之蓋不知言

考也

太宗時有隱者陳搏善修養賜號希夷先生帝頗與之聯和謂宰相宋琪等曰陳搏獨善其身不干勢利真方外之士且言天下治安故來朝觀此意亦可念也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問曰先生得元默修養之道可以授人乎曰搏遁迹山野無用於世鍊養之事皆所不知亦未嘗習鍊吐納化形之術無可傳授假如白日升天何益於治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表洞達古今治亂之機自有道之主正是君臣合德以治天下之時勤行修鍊無以加此琪等表上其言上覽之甚喜未幾放還山

臣從彦辨微曰唐明皇時有吳筠頗似有道術者帝嘗問神仙治鍊法對曰此野人事非人主宜留意其所開陳皆名教世務太子重之搏對宋琪等語該於治體終不以其術市恩以誤朝廷其吳筠之徒歟然聖人盡道以其身所行率天下蓋欲以天下皆至於聖人佛仙之學不然是二一之也故君子不貴也

魏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四

集錄

傅堯錄三

真宗

真宗咸平中帝以邊兵未息手札付宰相樞密陳禦邊之計
李沆等或請以鎮定高陽三路之兵會而為一以當衝要
或請三路各令防扞或以鎮定兵陳於定州之北又移高
陽兵於寧邊軍別設奇兵於順安軍發丁壯備城弥縫其
闕帝總覽而裁定之他日對便殿內出陣圖諭之曰今賊
勢未息尤用防備屯兵雖多須擇精銳先據要害以制之
凡鎮定高陽三路兵並會定州夾河為大陣量番寇遠近
出軍立柵賊來堅守勿追以伺便宜大陣則騎卒居守步
卒環之短兵接戰勿離隊伍務在持重然後分遣魏能白

守素張銳領騎六千屯威虜軍楊延昭張延禧李懷岳領騎五千屯保州田敏揚疑石延福領騎五千屯北平寨以當賊鋒始至勿以爲闕待其氣衰據城誘戰使其奔命不暇若南越保州與大軍遇則令威虜之師與延昭會使腹背皆受其敵乘便掩殺若不攻定州縱軼南侵則復會北平田敏合勢入北界邀其輜重令雄霸破虜以來互爲應援又命孫全照王德鈞裝自榮領兵八千屯寧邊軍李重貴趙守倫張繼旻領兵五千屯邢州扼東西路戎寇將遁則令定州大軍與三路騎兵會擊又命石普盧文壽王守俊領兵二萬屯莫州俟戎騎北去則西趨順安襲擊斷其西山之路如河冰已合賊由東路則命劉用劉漢疑田思明領兵五千會石普孫全照犄角攻之自餘重兵悉屯天雄命石保吉鎮之以張軍勢朕雖經畫如此以付將帥尚恐

有所未便卿等審觀可否更同商議況曰戰陣之事古今所難且大戎猖獗非陛下制勝於內諸將奉票成筭分禦邊要實未易驅撥今睿略裁制盡合機宜固非臣等愚慮所及明年北戎大寇邊捍禦之兵悉用此制及駕幸澶淵王師射殺戎將撻覽王超大軍將會于駕前而楊延昭等諸將又各擢勁兵扼其歸路戎人勢亟遂乞通和

臣從彥釋曰真宗咸平中命宰相樞密陳禦戎之計帝總覽而裁定之他日對便殿內出陣圖諭之曰朕雖經畫如此以付諸將尚恐有所未便卿等審觀可否更同商議而李沆等以爲盡合機宜且此於制勝一時之策可謂善矣然非常行之道也自古朝廷之事可付之相邊事付之將苟自中制之立爲陣圖以授之內外不相及必有失機會者矣古人云闔外之事將軍主之此最爲

知言也

景德初詔益楊延昭兵萬人屯靜戎軍東又令石普屯馬村西以護屯田托黑盧口萬年橋虜騎奔衝之路如北戎入寇則會諸路兵犄角追襲仍令魏能張凝田敏以奇兵牽制之時王超爲都總管詔聽楊延昭等皆隸屬之防邊北戎之勢在此數處而已

真宗自北道用兵有邊奏至凡軍旅之事多先送中書謂畢士安寇準曰此皆欲卿等先知中書總文武大政樞密雖專軍機然大事須本中書頃來李沆往往別具機宜上奏卿等當詳閱之但干討論者衆言利害勿以事干樞密而有隱也

契丹請和真宗以河北諸州易置牧守召近臣對資政殿御筆書李允則等十二人示之曰朕酌今庶官能否以邊城遠近要害分命治之庶保寧靜卿等當更詳議畢士安曰陛下所擇皆才適於用望付外施行從之

雄州團練使何承矩移齊州以西上閔門使河北安撫副使李允則知雄州兼河北安撫使承矩以老病求解邊任帝令自擇其代表薦允則遂命之

真宗嘗謂馬知節曰知卿久在邊防卿言禦戎之術何者爲善知節曰邊防之地橫亘雖長據其要害以扼其來路惟順安軍至西山不過二百里若列陣於此多設應兵使其久莫能進待其疲弊時以奇兵輕騎逼而擾之彼將頭覆不暇今之將師喜用騎兵以多爲勝臣謂善用騎兵者不以多爲貴但能設伏觀戎寇之多少度地形之險易寇少則邀而擊之衆則聚而攻之常依城邑爲旋師之所無不捷矣

真宗即位首下詔書求治謂近臣曰朕樂聞朝政闕失以警
朕心然臣寮章奏多以增添事務苛細為利亦有自陳勞
績者多是過行鞭扑以取幹辦殊不知國家從簡易之理
也國家政事自有大體使其不嚴而理不肅而成豈可慘
刻虐下邀為己功使之臨民徒傷和氣

咸平元年正月彗星出營室北二月帝謂宰相曰朕即位以
來罔敢怠逸庶幾治道至于和平今彗出甚異其祥安在
呂端等言變在齊魯之分帝曰朕以天下為憂豈直一方
耶乃下詔令有位極言無隱自今避正殿減常膳

是年張齊賢李沆入相帝諭之曰忠孝之誠始終如一當同
心協力以濟王事齊賢曰古者君臣一體君為元首臣為
股肱豈有不同心德能濟國家政事者哉帝曰國家之事
務在公共審謹而後行之則無失矣况先帝所行之事各

著規程但與卿等遵守而已

真宗嘗謂侍臣曰朕觀士大夫中或有名而無實者何言行
之相違也呂端曰君子之道闇然而章歷試經久方見為
臣之節帝然之

臣從彥釋曰君子之所為皆理之所必然世之所常行
者然不可以求近功圖近利非如世間小有才者一旦
得君暴露其器能以釣一時之譽彼其設施當亦有可
觀者要之非能致遠者也呂端之言其幾於道者歟

真宗嘗謂宰相曰朕於庶官中求其才幹者尚多有之若以
德行則罕見其人夫德行之門必有忠孝未有德不足而
忠孝能全者也

真宗嘗謂宰相曰臣寮中有被謗言達朕聽者諮之於眾似
得其實然為臣為子鮮有無過之人但能改過知非即為

善也况朝廷不以一青廢人終身之用乎

真宗嘗閱兩省班簿謂王曰等曰近侍之列各有所長然求文武適用可委方面者亦鮮每念唐賢比肩而出何當時得人之多也曰曰方今下位豈無才俊或恐拔擢未至然觀前古進賢樂善者甚衆故人不求備亦不以小疵累大德是以人得足用今立朝之士誰則無過陛下無不保庇然流言稍多終亦梗於任使豎其愛憎惟託聖明則庶無棄人矣

景德元年内出京朝官二十四人付閣門召對崇政殿在外者乘傳代歸

真宗采於朝論皆以廉幹稱者及對或試其詞業或觀其言論多實於臺閣館殿迂狹任之

真宗嘗問判大理寺卿王旦曰國之無事知白

或有冤濫水旱灾沴自此而興因問幾品以上可當是任李沆曰執法之任不必限官高卑但有執守不回邪者可當此任帝然之

待制張知白求判國子監真宗顧謂王曰曰國庠無事知白豈倦於處劇耶曰曰知白知書雖乏利刃而涉道近雅諳練民政未嘗以身謀形言似介而清者帝曰執憲之官久未得人知白守道若此可充是選力命以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

真宗嘗以楊徽之夏侯嶠充翰林侍讀學士邢昺呂文仲充翰林侍講侍講更直侍讀長上設直廬於秘閣日給上食珍膳夜則迭宿命中使劉崇超曰具當宿官名於內東門進入自是多口對諮訪或至中夜

景德元年邢州地震真宗問宰相知州爲誰或以上官正對

帝曰郡國災沴民不寧居尤在牧守以道鎮靜則封疆無事止累典藩郡以知兵自許但未知其能以鎮靜歛恤為意否天下之廣未免焦勞正為此爾

諸王府侍講孫奭言牧民之官不可用有勢援者帝曰朝廷用人惟問才與不才耳豈得限以世家如其敗官自有常典雖勢援何害

帝與宰相議擇官王曰曰天下重地為朝廷奔翰者不過一二十州若皆得人則振撫一方威惠兼著帝深然之

真宗嘗語李至等曰凡所舉官多聞謬濫不若先擇舉主以類求人今外官要切惟轉輸之任卿等可先擇人俾令舉之因言外郡長吏奏舉管內職官慮有受其請託者宜依條約又州縣闕員其多當選有清望朝官各舉所知庶得良吏用親吾民

祥符二年又謂近臣曰臣寮赴外任有升殿者朕嘗諭以所行之事期於振舉若不升殿者今當各以其事為誠勵詞摹印賜之仍御製七箴以賜文臣一曰清心二曰奉公三曰修德四曰責實五曰明察六曰勸諭七曰革弊俾刻石圖壁奉以為法

咸平三年詔天下凡所解舉人不得獨考藝能先須察訪行實即許薦送

八年新及第進士授官入謝帝顧宰相曰其中才不才未可盡知王旦曰十得二三亦為多矣然遭逢盛時享此科級或才行兼備便為耳塗帝曰大都立身當官以持重為本戒於輕率也

帝性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殿賜進士及第必召其高第二四人並列于庭更察其形神磊落

者始賜第一或取其文辭有理趣

終南山隱士种放居東明峯專以講習爲業太宗時嘗一召之以母老不至咸平元年母卒貧不能葬帝賜錢帛等物令葬其母詔曰將使天下聞之知其厚逸民旌孝子相勸而歸于善也五年帝召放賜對便殿命坐與語久之喜謂宰相曰放召對與語不山野訪以民事則曰徐而化之問邊事久不對但言愛民而已夫賞一逸人可以勸天下之靜退者乃授左司諫直昭文館

真宗初即位詔訪文宣王後得四五代孫延世命爲曲阜令召戒之曰汝宜精心典領祖廟無使墮隨仍賜祭器經書金帛以遣之

祥符元年真宗幸曲阜謁文宣王廟有司定儀止肅揖帝特展拜以表嚴師崇儒之意又幸孔林以古木擁道降輿乘

馬詣墳拜奠帝曰唐明皇褒先聖爲王朕欲追謚爲帝可乎當令有司檢討故事以聞或云文宣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以帝號遂止增美名又議加封十哲爵以公七十一賢以侯王曰曰顏子舊封充公今並列公爵則亞聖之名無以別異遂封顏子充國公餘爲郡公帝然之

臣從彥釋曰唐時詔郡邑通得祀社稷孔子獨孔子用王者事以門人爲配自天子以下北面拜跪薦祭不敢少忽者非以其爲萬代之法故耶行之未幾而淺於學者智不及此乃請東指以殺太重歷朝循而不改逮及我宋章聖皇帝之幸曲阜也奮獨見之明時展拜以表嚴師崇儒之意德之盛者也若章聖皇帝可謂知所本矣古者帝王稱號因時而已非德有優劣也唐明皇旣追封先聖爲王襲其舊號可也加之以帝號而褒崇之

亦可也顧時君所欲如何耳夫禮惟其稱而已矣而或
者不論乃以周之陪臣爲言豈知禮也哉

真宗初即位詔内外文武群臣自今人君有過時政或虧軍
事臧否民間利病並許直言極諫抗疏以聞苟言之弗用
則過在朕躬若求之不言則罪將誰執

田錫好諫真宗最重之嘗謂宰相李沆曰如此諫官亦甚難
得朝政少有闕失方在思慮而錫疏已至矣朕每覽其章
奏必特與語獎激之錫常慮奏疏不得速達朕令季具所
上事自及月日以聞

咸平六年真宗詔田錫對便殿錫曰臣願陛下廣稽古之道
爲治民之要舊有御屏風及御覽但記分門事類不若取
四部中治亂興亡之事可以銘於座右爲帝王鑒戒者錄
之以資聖覽是以皇王之道致陛下於堯舜也帝曰善卿

可纂錄進來俄命兼侍御史知雜宰相言錫性本清介臨
事不甚敏悟帝曰朕覽其章奏有諫臣之風當試用之

真宗自即位既曰御前殿中書樞密院二司開封尹審刑院
及請對官以次奏事至辰後還宮進食少時復御便殿視
事或閱軍事講習武藝多至巳午間夜則召侍讀學士諮
訪政事或至中夜還宮

咸平六年真宗幸金明池語宰相曰士民遊樂熙熙然甚慰
朕心非承平豐年何以致此李沆曰陛下即位以來未嘗
輒有科徭官吏稟法絕無煩擾信太平之幸帝曰朕以天
下之人當務佚之至於勞民興師蓋不得已也今西夏未
下尚煩捍禦然歷觀載籍自漢魏以至於唐四海無事固
亦罕遇無事之際更宜詳思備預則無患矣

景德四年帝謂近臣曰使人自西北至者云邊鄙無事民人

安居曠土墾闢稼穡豐茂關西物價甚賤每念二邊動煩
經置但當擇守臣不妄生事者戢兵推信以保安靖

祥符中帝又謂宰相曰朕自北鄙和好邊郵無事然居安慮
危未嘗敢自暇逸每為文置諸左右朝夕觀之庶以自警也
咸平四年帝謂宰相曰軍國之事無巨細必與卿等議之朕
未嘗專斷卿等固亦無隱以副朕意秘書丞孫冕上言曰
在京諸司每以常行事務詣使殿取裁况邊事煩劇聖慮
焦勞務在依違互相蒙蔽縱其保位甚非稱職唐景龍中
名臣姚廷均奏言律令格式陳之象魏奉而行之事無不
理比見諸司官察不能遵守事無巨細皆悉奏聞且為君
在乎任臣而臣在乎奉法萬機之繁不可徧覽所以設官
分職委任責成古帝王垂拱之化蓋在於此自今若軍國
大事及條式無文皆聽奏取旨餘據章旨合行者各令準

法處分其別生凝滯故有稽遲望許御史奏劾帝曰先之
此奏頗知大體當下詔切戒之至祥符四年大常博士王
嗣宗又上言陛下躬親庶政十有五年小大之事一取宸
斷自今望陛下除禮樂征伐大事之外其餘細務責成左
右或者曰嗣宗不知朝廷事務帝曰此頗識大體當降詔
獎之仍出勤政諭以示群臣宰相等請出示朝堂從之

臣從彥辨微曰孔子稱舜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恭
已正南面而已矣夫舜之所以無為者以百揆得其人
九官任其職故也帝自咸平初以至祥符躬親庶政十
有五年而在京諸司每以常行事務詣使殿取裁事無
大小一決宸衷故孫冕王嗣宗等得以言之昔商中宗
高宗之不敢荒寧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旻不遑暇食周
公舉以戒成王則昔之人非不貴勤也至周公作立政

則曰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又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曷嘗勞形弊智於事之末流哉唐杜黃裳對憲宗曰王者之道在修己任賢而已若乃簿書獄訟百吏能否非人主所自任故王者擇人而任之責其成功見成必賞有罪必罰誰敢不盡力李唐君臣不足道也然黃裳之言猶能及此况與唐虞之治乎帝既以是奏頗知大體又降詔以獎諭嗣宗可謂能聽言矣而宰相乃請以勤政論出示朝堂孔子所謂將順者豈其然耶

咸平五年將議親郊益饒使王嗣宗奏言郊禮煩費望行謁廟之禮而推慶賜呂蒙正曰前代停郊詔廟蓋因灾今無故罷禋祀也禮無據真宗曰不惟典禮無據郊壇一日之費所省甚多蒙正之意也因詔二司非禋祀

須並可減省

臣從彥辨微曰古者歲一郊牲用鹵栗器用陶匏無甚繁奢取其恭誠而已今三歲一有事焉已非古典若賞賜士卒乃太祖一時之命後因以為例議者猶欲不給新兵以漸去之而兩府以下皆賜金帛何耶王嗣宗知財用數目而已固不足與議禮蒙正名臣也謂前代停郊謂廟蓋因灾迄今無故罷禋祀典禮無據且水旱無嘗不幸有故用前代故事可乎善乎真宗之能守也不計郊壇一日之費事天之禮不可闕也若士卒賞賜可革革之兩府以下金帛可削削之一主於恭誠孰曰不可神宗時河北灾傷兩府乞不賜金帛而司馬光以為救灾節用宜自貴近始王安石乃引常衮辭賜饌事以難之非知言者也

景德四年內侍史崇貴使嘉州還言平羌知縣氏昭度廉幹
捷爲知縣王固貪濁真宗曰內臣將命乃能察善惡固亦
可獎然其密侍官禁使爾賞罰外人未爲厭伏當須轉運
使審察之

臣從彥辨細曰察州縣官吏善惡自有常典又時遣專
使辨其能否罷黜可刻以聞而褒黜之足以爲治矣宗
貴使嘉州以其職分言之通傳詔命而已其還也曰某
人廉幹其人貪濁則非其分非分而言於理在所懲不
然勿問可也用其甚言而使轉運使審察之是猶徇之也
古之人拔本塞源其智慮深矣可不戒哉可不念哉

楊億在學士院真宗忽夜召見於一小閣深在禁中既見賜
茶從容者久之因出文彙數篋以示億云卿識朕書蹟乎
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億惶恐不知所對頓首
再拜而出由是佯狂奔于陽翟是時億以文章擅天下然
性剛特寡合故惡之者得以事譖之帝性好文初待億眷
顧無比晚年恩禮漸衰亦由此也

臣從彥辨微曰楊億文章擅天下真宗使覲翰林則是
億有文章而帝有億也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
物生焉以億之才藝其處翰林之日非不久也不能納
其君以文章融於性與天道使間言得行何所歸咎耶
景德五年正月二日天書降於左承天門帝召群臣對宗政
殿西戶諭其事王曰曰陛下以至誠事天地以仁孝事祖
宗恭已愛人夙夜求治是以干戈偃戢年穀屢豐臣等嘗
謂天道不遠必有昭報今者神授秘文實彰上穹佑德之
應然茲事簡冊所無又未審所諭之事啓封之際當屏左
右不欲顯示於衆也帝曰天若譎示闕政固與卿等祗畏

改悔若誥戒朕躬亦當克已自修豈宜隱之使人不知乎
遂啓其書讀之帝曰朕德微薄何乃天降明命昭灼若此
且等曰昔龍圖授羲龜書錫禹非常之應惟聖主得之陛
下應天立極振古稱首上帝所以申錫秘檢示治國大中
之道此萬世一時也改元大中祥符

臣從彥辨微曰昔堯舜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恐人
神雜揉故也使天書之降果直有之蓋已非堯舜之治
矣以理考之穹然默運於無形之中而四時行焉百物
生焉此天之理也天豈諄諄然有物以命之乎遠求前
古未之或聞下驗庶民無所取信而王曰乃以龍圖授
羲龜書錫禹比之使帝之精誠一寓於非所寓可勝惜
哉

祥符元年四月天書降禁中齋閣浩昭應宮充州父老僧道

呂良等詣闕請封禪帝命宣諭之曰封禪大禮歷代罕有
難遂爾等所請良等進曰國家受命五十餘年功成治定
已致太平天降祥符以顯盛德因宜告成岱岳以報天地
是時朝臣亦有請者及知兗州邵暉亦率官屬奉表陳請
從之

臣從彥辨微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後心乎善乎王
通之言也古者祭天有封禪者有之矣謂其理起於黃
帝曰黃帝封泰山禪梁父則失之矣以唐韓愈之賢猶
溺於習俗又況其下者乎本朝太平興國中百官三請
封泰山而迫於供頓之不暇祥符之初兗州父老詣闕
陳請遂踵行之此亦當時用事者之過也夫堯舜三代
之君所以稱太平頌成功者皆載在詩書詩書所無有
則亦無所攷證故不以堯舜三代之君爲法者皆妄作

也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四

